

為了我理想中的烏托邦

林巧瑜

崇基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

烈日當空下，我領着五個人前往中央倫敦條件設置中心。

蘇格拉底一路上連珠發炮地問了一連串問題：「你理想中的烏托邦是怎樣的？」又來了，這已經是第二十三條問題，嗯，我終於明白為何雅典人要處死他。¹

「到了。」我指向一幢灰白色的矮大樓，正門上「社會、本分、穩定」的格言映入眼簾。我領他們到會議室，會議室桌上中央還有一盤桑麻²，孔子、蘇格拉底、莊子、盧梭、一行禪師順序圍圈坐下——他們都是我從保留區帶來的人才。原本耶穌也在我的邀請名單中，但他拒絕前來，看來還在生氣新世界把《聖經》列為禁書³。

「感謝大家前來幫忙，我們現在就開始討論如何為新世界建立……」「太多東西要改了！」孔子打斷了我的說話：「他們怎能不為父母守喪呢⁴？噢不，他們沒有父母，哪怎麼行呢？這不就失去了一倫嗎？而且他們怎麼能不向朋友互相學習呢⁵？還有……」

1 公元前400年，梅勒托等人以下述兩項罪狀指控蘇格拉底，並要求判處其死刑：一是不敬神；二是荼毒青年。（Kong）

2 由於桑麻在新世界十分普遍，故會像糖果一樣，放在會議室招待客人。

3 《聖經》在新世界被列為禁書，「總統書齋的一個保險箱裏藏着一些被禁止的古書——《聖經》、詩歌——究竟是甚麼，福帝才知道！」（阿道斯·赫胥黎 13）

4 孔子十分注重子女為父母守喪，參見《論語》17.21 宰我與孔子的對話。

5 孔子認為朋友之間可以互相學習，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」（《論語》7.22）

「咳咳，我們只能作兩個安排。」我清一清嗓子，說：「所以要選取最迫切的兩個安排。」我望向盧梭，希望政治哲學系的他能帶領討論。⁶

「人是生而自由的。⁷」盧梭開口了：「新世界的人用自由換取安定，是盲目而不智的……」「安定不是很好嗎？這不是公平交易嗎？」蘇格拉底打斷了他的發言，盧梭白了一眼：「在牢獄的人雖等着被處死，也住得很安定呀！牢獄會因此成為悅意而可居住的地方嗎？」⁸蘇格拉底臉色一沉，他才剛從保留區的牢獄保釋出來⁹，這句話似乎戳中了他的痛處。盧梭續說：「大家想想看，新世界的統治者又不是負責人民的生活所需，反而是逼使他們工作，從人民消費中得益，為甚麼人民反而為統治者而失去自由？¹⁰這關係應該轉換呀！」

「但新世界的人在出生之前，就已經被統治者決定了命運，例如德爾塔和愛普西隆的智力天生低下，¹¹只能做勞動工作。」我嘗試為這個現象作解釋。「這就是問題所在了，這裏的人民打從一開始就無條件地喪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！」盧梭厲聲道。我尤如被當頭棒喝，問道：「所以應該取消劃分胚胎階級的制度，對嗎？」盧梭搖頭，道：「單純地取消這個制度並不能改變統治者操控人民自由的現象，治標不治本，我建議從根源入手，使人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

6 盧梭是啟蒙時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。

7 出自盧梭《社會契約論》第一章第一句，「人生來是自由的，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。」（6；第一章，第一卷）

8 參盧梭在《社會契約論》第一卷，第四章有關牢獄的比喻：「如果這種太平的本身就是對人民的一種災難，人民從這裏又能得到甚麼呢？監獄裏生活得很太平，這就足以認為監獄也很好嗎？」（12）

9 見注1。

10 參原文：「……全體人民為甚麼要出賣自己呢？國王遠不能以生活必需品供應他的臣民，反而只能從臣民那裏獲得他自身的生活所需。」（盧梭 12；第一卷，第四章）

11 新世界中，在出生之前，就已被劃分為「阿爾法（ α ）」、「貝塔（ β ）」、「伽瑪（ γ ）」、「德爾塔（ δ ）」、「愛普西隆（ ϵ ）」五種「種階層」，其下加正負細分階級。（阿道斯·赫胥黎 2）

——由人民制定法律¹²，使他們受具公意的法律規管，而不是單純受君主的強力統治。¹³劃分胚胎階級的制度並不是重點，法律也可以定出各種階級，甚至像現在一樣，定出各種階級的資格，但它不能指定某人屬於某個階級，¹⁴民主與極權的差別就在這裏了。」

「好！那就讓我安排人民對立法發表意見吧！」當我正打算用智能聲控系統記錄這個決定時，盧梭為難地打斷了我：「但就在剛才，我發現了一個問題——只有團結、不迷信、有智慧的民族才適合立法，否則大概不可能共識出有利整體的法律。¹⁵」然後我那些對彼此沒有感情、視福特的話為真理、一輩子從沒思考過的人民在我腦海中浮現，開甚麼玩笑！這些條件不是與我的人民相反嗎？

本來以為找到了方向，但一下子又重回到原點，會議室的氣氛頓時變得死氣沉沉。

「普遍人民之所以會如此迷信又沒有智慧，是因為他們從來沒認真思考過自己人生的意義。」蘇格拉底打破了沉默。

「那如何能逼使他們思考呢？」我問，他續說：「要向他們提問，¹⁶問他們為何不能與別人建立感情，問他們為何要聽從福特的話，那麼他們就會開始思考，如同一個囚徒獲得釋放後轉身走向光明的地方，會發現以前所看到的都是虛假的和騙人的。¹⁷」

12 參原文：「服從法律的人民也就應當是法律的創立者」。（盧梭 50；第二卷，第六章）

13 盧梭認為人民不應服從強力，參原文：「強力不能構成權利，人們只能有服從合法力量的義務。」（11；第一卷，第三章）

14 參原文：「法律可以劃分公民為若干等級，甚至於規定取得各該等級權利的種種資格，但是它卻不能指名把某人某人列入某個等級之中」。（49；第二卷，第六章）

15 參第二卷，第三章「如果人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而進行思考的話……」一段（40）及第二卷，第十章「甚麼樣的人民才適宜於立法呢？……結合聯繫在一起……沒有傳統又沒有根深蒂固的迷信的……」一段（64）。

16 參見《柏拉圖對話錄·普羅泰戈拉篇》，蘇格拉底說：「我接近真理的方法是提出正確的問題。」（柏拉圖 192）

17 參見《柏拉圖對話錄·理想國》，蘇格拉底以洞穴比如解放思想一段，「如果一個囚徒獲得了釋放並且站立了起來，那麼當他轉身走向光明的地方時，他會發現以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和騙人的，但現在他終於可以看到真相了。」（柏拉圖 321）

「我也認為必先這樣開民智，才有立法的基礎。」盧梭同意蘇格拉底。

「不夠。」孔子突然開口，「思而不學則殆¹⁸，除了思考，還要學習。我前日一天不吃飯，連覺也沒睡，就是為了整天思考，發現如果不輔以學習，根本沒有益處。¹⁹大家剛才覺得我對新世界的要求太多，但其實所有都可以透過教育一步一步付諸實行。既然想要人民思考和學習，我建議建立一所學校，讓所有人民都可以在那裏學習，而且更是要互相學習，互相發問之餘，又能見賢思齊。」

「確實，新世界要改善的有太多，單憑兩個安排是沒法改變現況的。建立學校，使每個人都有學習思考的機會，讓他們學懂自己去爭取自由才是長遠之計，不如就先建立學校，對每個人進行強制教育吧，如何？」盧梭問。

「好，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安排，你們會幫忙做新學校的老師嗎？」眾人點頭，與此同時，智能聲控系統已經自動記錄了這個決定。「那你們對第二個安排有甚麼建議？」我望向未曾發言的一行禪師和莊子。

一行禪師緩緩拿起桌上的桑麻，說：「我建議取消桑麻。」他看我們露出了疑惑的目光，續道：「新世界的人民，無論有甚麼煩惱，都會吃桑麻，讓自己忘記所有不開心的情緒，對嗎？」我點頭，但還是不明白他的用意。「他們如此抗拒不開心，是因為他們被開心與不開心的概念束縛着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沒有『左』，『右』就不能成為『右』；如果沒有『魔』，『佛』就不能成為『佛』；如果他們的記憶裏不曾留有不開心的回憶，開心又怎能算是開心呢？²⁰人不可能永遠

18 原文：「子曰：『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』」（《論語》2.15）

19 參原文：「子曰：『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』」（《論語》15.31）

20 參原文：「我們被我們關於善和惡的概念束縛住了……善和惡也是如此。你不可能只是善的。你不可能把惡的都清除掉，因為有惡，善才存在，反之亦然。」（一行禪師 157）

覺得高興，桑麻帶給他們的，是虛假的快樂罷了，如果他們永遠逃避不開心，便永遠不能感受真正的快樂。」

忽然，莊子抬頭道：「我一直在想，我們是否真的需要改變新世界呢？」「甚麼？」我感到頭昏腦脹，莊子搔一搔頭，繼續說：「我的意思是，我們之所以要改變新世界，是因為我們依據自己的成見作為判斷正確的標準，故認為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是錯的，但誰能保證我們的固有執念是對的呢？²¹在新世界人民的眼中，我們不吃桑麻才是錯誤的啊！這世界並沒有對與錯之分！」

「既然你認為吃桑麻沒有對錯之分，那你要不要吃一口？」一行禪師微笑道。莊子果真拿起幾片桑麻往嘴裏送，只見他忽然失去意識，又突然嘻嘻地笑着，大家都嚇呆了，只有一行禪師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他一起來，就會忘記曾為這個會議而苦惱，那麼當會議完結後，他又能憑甚麼去感到高興呢？」

「君主，如果你想你的人民得到幸福，就必須取消桑麻。」一行禪師誠懇地說。

後來，我命令把所有桑麻銷毀，桑麻自此在新世界裏消失。雖然引起了一輪暴動和抗議，但在學校的教育下，人民很快學會如何正確地處理情緒。會議那天晚上，我拖着莊子沉重的身軀返回保留區，腦海裏卻不斷浮現他的說話，確實，我憑甚麼保證這兩個安排是正確的呢？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忽然想起蘇格拉底問我的問題——「你理想中的烏托邦是怎樣的？」

月下，我低頭笑了。在我理想中的烏托邦，人民真心地歡笑，自由快樂地生活着。為了這樣，即使我不肯定自己所做的是否正確，也願意去試。

21 參原文：「如果依據自己的成見作為判斷的標準，那麼誰沒有一個標準呢？」（陳鼓應 101）

徵引書目

- 一行禪師，《與生命相約》，明潔、明堯譯，載《與人文對話：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》，梁卓恒、葉家威、趙茱莉、劉保禧等編，第四版，上冊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6，頁141-166。
- 阿道斯·赫胥黎，《美麗新世界》，王寶翔譯，好讀，2014。
- 柏拉圖，《柏拉圖對話錄》，商務印書局，2013。
- 陳鼓應，《莊子今註今譯》（節錄），載《與人文對話：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》，梁卓恒、葉家威、趙茱莉、劉保禧等編，第四版，上冊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6，頁91-137。
- 楊伯峻，《論語譯注》（節錄），載《與人文對話：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》，何偉明、趙茱莉、梁美儀、楊陽編，第三版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3，頁181-204。
- 盧梭，《民約論：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》，何兆武譯，法律出版社，1958。中文集獻，img.chinamaxx.net/n/abroad/hwbook/chinamaxx/10231993/3047a5402abf4e9f9a5a7b53ffac32a5/217377efefe7463c4b2e25e21c191957.shtml?tp=jpabroad&fenlei=&pdgURL=book%3A%2F%2Fread.chinamaxx.net%3A8080%2Fss2path%2Fss2path.dll%3Fssid%3D10231993%26a%3DF53F2231717D3648C0E7C484338B915B62616364626A6A643132353035363131%26bed%3D2020-02-04%26ua%3DE9F94AEAEB69C26EFD456D41367CC1F021d2a9235b30497d826f88c53c84df43%26dun%3DCUHK%26pagenum%3D1%26pagetype%3D6&t=1&username=CUHK。（瀏覽日期：2020年2月3日）
- Kong, MK, 〈為何雅典人要蘇格拉底死？〉，《好青年荼毒室》，2017年3月17日，corrupttheyouth.net/2017/03/17/%E7%82%BA%E4%BD%95%E9%9B%85%E5%85%B8%E4%BA%BA%E8%A6%81%E8%9

8%87%E6%A0%BC%E6%8B%89%E5%BA%95%E6%AD%BB%E
F%BC%9F/。（瀏覽日期：2020年1月21日）

* * * * *

老師短評

林同學的作品給我很深的印象，是她對「痛感」的重視。她說，《美麗新世界》中快樂藥「索麻」令我們永遠快樂——但永遠快樂，不正正就是永遠都沒有真正地感受快樂？的確，現代社會鼓勵我們正向思維，對負面的情緒冷處理，但是，情緒並不會因此而自動消失。只有感受和面對它，才能看到情緒背後的真正問題。這篇文章是一個很好的提醒。值得一提的，是林同學寫作故事的能力甚佳，寥寥數筆就把各個思想家的面貌刻劃出來，這不止要熟悉各個經典文本，還要有不錯的想像力才能做到。希望林同學繼續從事創作，期待你日後的作品！（李智達）

